

## 赶会听戏闹小满

□ 鹿舟

小满过后，将迎来头茬麦的夏收，相对秋收而言确为“小满”，所以信奉“小满胜万全”的人们要庆祝一番——只有对“小满”知足，才有秋天的“大满”嘛。在我的老家河南南阳，凡喜事总要办集会，凡集会多有好戏上演，台上唱得热闹，小孩子们则在底下热闹地吃。

小满是初夏的大事，因而集会注定有趣，戏也好听。小时候，每到这时节，我总溜边儿走在地头，细细查看麦子长势，若要及腰，说明夏收将近，集会和好戏就要来了。“妈，到时候带俺去看戏，中不中，中不中啊……”伴随着我“中不中”的缠人声，小满终于到了。

集会分为三部分。首先是祭拜活动。老人们说，过去主要拜土地公和水神，以祈风调雨顺，夏收圆满。到我懂事时，大人们祭拜的内容变得丰富了，有求长辈安康、游子平安的，还有求孩子学业顺利的，所求事五花八门，心诚即可。并非所有集会都有隆重的祭拜仪式，像几个村落之间的小集会，基本就省去了这一环节，人们各自在家中或麦地里完成祭拜。

我最爱镇上的集会，祭拜活动完毕后，就可以逛小摊了。方圆数十里的小贩聚集在此，卖什么的都有。小孩子们盯着甜食，大人们就去寻“叉把扫帚牛笼嘴”，这几样是收麦子用的农具，即使家里都有，也要添上新的，以示对小满后夏收的敬重。到了集会上，我就像是脱缰的野马，看什么都想吃，吃不到就赖地打滚，闹得母亲频频瞪眼。一趟下来，我从水煎包、油馍、毛蛋、锅盔吃到糖人、雪花酥，最后再来一碗胡辣汤，这才不虚此行。母亲嫌我吃得多吃，我却

说：“麦子要丰收，我的肚子也要大丰收呢。”乐得小贩叔叔又递给我一把煮花生。

到晚上，真正的大戏开场了。河南戏就是豫剧，包括唱、念、做、打等形式，以铿锵有力、抑扬顿挫和活灵活现为主要特色，老少皆宜。演员们生动的表演，常常逗得小孩子们忘了吃食，沉浸其中。

那时候，《穆桂英挂帅》是我心目中的头一号。只见女演员身披绚丽战袍，头戴凤翅银冠，手提一柄利剑，再配上利落飒爽的身段、高亢激昂的唱腔，将巾帼英雄的英姿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小小少年，谁能没有英雄梦？我拜倒在穆桂英的战袍下，紧紧握拳，渴望成为她这样的人。还有花木兰的故事，“谁说女子不如男”的戏腔一出，我总不自觉地停止所有动作，跟着戏中人征战沙场，意气风发。

集会上唱戏的并不都是戏班子，也有爱好豫剧的村民登台。记得那年小满前，村里人找到母亲，请她代表全村去镇上表演。母亲嗓子好，唱戏清亮，只是性子羞涩，不敢在人多的场合放开嗓子唱，显得十分忸怩。但我知道母亲爱极了唱戏，便自告奋勇地提出和她一起登台，算是做伴壮胆。母亲到底是答应了。接连几个黄昏，我们母女俩对着麦地开嗓，将随风摇摆的麦苗想象成台下的观众，渐渐地消除了紧张感。集会那天，我们母女的一段《刘大哥讲话理太偏》引来阵阵掌声。时至今日，我都记得那段坚毅质朴的唱词：“谁说女子享清闲，男子打仗到边关，女子纺织在家园……”

小满盛会结束了，母亲的戏曲梦圆了，麦地里的麦苗们也彻底成熟了——夏收在饱含希冀的会与戏中，拉开了大幕。

## 苗安心安天下安

□ 胡静

芒种是一挂爆竹，随着阳光噼噼啪啪一路撵过来。农人们忙着插秧抢种，日夜奋战，一鼓作气，抢在芒种时节将秧苗插进田里。吭哧吭哧流完汗，盖着一片阳光，伸展四肢躺在一片热土上，望着随风起伏的秧苗，农人们似乎看到了秋收的盛景：稻谷堆满仓，全家喜洋洋。一年的日子总算可以安心了，必须隆重纪念一番。

安苗节，就这样诞生了。安苗节流行于安徽绩溪一带，当地有一首流传久远的民谣：“芒种端午前，点火夜种田。种田种得苦，图过安苗福。”芒种后，全村水稻栽插完毕，稻禾长势初定，由村中长老择一个龙(辰)日或虎(寅)日举办安苗节。

庄户人对稼穡之事总是心怀敬畏，安苗节自然要敬神祈福。而这神便是“汪公”。汪公是徽州人敬仰的汪氏先祖、越国公汪华。隋末天下大乱，汪华起兵，攻下歙州、宣州、杭州、饶州、睦州、婺州六州，建立吴国，自称吴王，实施仁政。在群雄争霸、战火纷飞的年代，吴国境内百姓却能安居乐业。唐朝建立后，汪华审时度势，主动放弃王位，率土归唐。唐高祖李渊封其为越国公，总管六州军政。唐太宗李世民又授其忠武大将军，掌掌禁军大权。汪公逝后，唐太宗赐谥忠烈，准予建庙祭奠。由于汪公造福一方，深得百姓爱戴，徽州百姓将其奉为守护当地水土的神明。

安苗节那日早晨，村民在村前空地或河滩设祭坛，将庙中的汪公神像请上祭台。祭台前摆香案，置香炉、烛台，供村民祭拜。祭台周围插旗幡，除常备的锦缎三角彩旗外，还有节前用绵纸制成的方形大旗，上书“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、五谷丰登”，墨字一丝不苟，端庄醒目，那是庄户人最庄严的大愿。

下午日头西斜，“汪公”巡田看稻。铜锣、旗帜开道，有长者一手提盛“圣水”的水桶，一手持柳条蘸水，一路泼洒在地上，象征“圣水”对土地的滋润。篾扎纸糊的“汪公”坐在轿上，头顶万民伞，由四人抬行，端着香烛、祭品的汪家族人紧随其后。此后还有木刻的三牲祭品，作为贡品的安苗包、迎风招展的各色旗幡以及装有新苗的秧苗

船，最后是乐队、表演队。旌旗猎猎，锣鼓铿锵，浩荡的看稻队伍巡游到村辖每一处田畈。年长者根据稻禾长势优劣，给田块分别插上红、绿、黄小彩旗，以示褒贬，最后洒“圣水”，以示安抚，呵护那些静静生长的秧苗。次日，被插黄旗的田主要到祠堂向族长说明缘由及补救措施。安苗节的“汪公看稻”，实质上相当于现代的农业大检查。

看稻结束后，“汪公”被请回庙前，一场盛大的狂欢开始了：锣鼓喧天、大锣小锣，所有的乐声在风中激昂；挥舞的手臂、鼓动的腮帮、踩踏的脚板，所有的律动按同一节奏起伏。青壮年披红挂彩，舞龙舞狮舞旱船，个个胸怀起伏，迸发出一股原始的野性；孩子们摇晃着膀子，挤着缝隙站在围观人群前面；老人拄着拐杖站在路边，下巴颏一翘一翘，张着嘴，笑得前仰后合；鸡们狗们家畜们也欢腾起来，叫着追着闹着……

农妇们也没闲着。一大早，姑娘媳妇婆婆就聚在一起做包做糕，谈笑间，祈求风调雨顺，田禾茁壮，五谷丰登。安苗包以面粉或米粉为皮，笋子、腊肉、豆干、雪菜为馅。包子的褶子不同，称呼不同，寓意也不同：捏八个褶，叫半月包，寓意兴旺发达；捏十二个褶，叫串花包，表示一年十二月，月月顺遂平安。安苗糕用艾草汁将粉皮染成绿色。有的做成大大小小的子孙糕，寓意家族人丁兴旺，后继有人；有的用模具印上各种吉祥的图案；手巧的农妇还蒸制出五谷六禽、瓜果蔬菜等形状的面品。做出的安苗包、安苗糕一来作敬神祈福的供品，二来当年餐邻里相互品尝。紧张繁忙的一项大事完成了，忙碌的村民终于可以歇口气了，于是放开肚皮吃啊，从村头吃到村尾，从东家吃到西家，个个吃得肚皮滚圆。一笼笼安苗包、一颗颗安苗糕，艾香、豆香、肉香在唇齿间起起伏伏，是温润厚朴的烟火气，也是苗安心安的喜气。

淳朴的乡民将祭祀神灵、缅怀先祖与祈愿风调雨顺、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结合起来，让农耕文明在历史的流淌中熠熠生辉。

苗安心安天下安。庄稼，是庄户人的命根，也是家国天下。芒种安苗，是稻花香里说丰年的喜悦，也是关于国泰民安的美好祈愿。

## 小满

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：“小满者，物至于此，小得盈满。”今年的小满时间是5月20日(农历四月十三)。小满时节，民间有赶“小满会”、过“祈蚕节”、祭车神等习俗。

## 赶“小满会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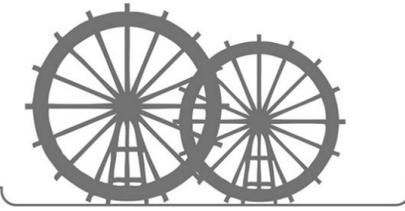
小满时节，在河南等地农村，人们常趁未开镰割麦的闲暇时光举办“小满会”，又叫“夏忙会”，祈福麦子大丰收。人们在会上听戏、吃小吃，打打牙祭，买一些收割小麦的工具，攒足劲迎接丰收。

## 过“祈蚕节”

相传，小满是蚕神诞辰。江浙一带，养蚕者众。为了祈求养蚕有个好收成，人们在小满放蚕时举行隆重的祈蚕节，进行斗蚕、画蚕、祭蚕庙等活动。

## 祭车神 动三车

农谚云：“小满动三车。”三车指油车、丝车、水车，说的是小满时节，人们忙着榨油、缫丝、灌溉，男耕女织。部分地区还有“祭车神”的习俗，即祭祀掌管这三车的神灵，祈求风调雨顺，有个好收成。相传，“车神”为白龙。小满时节，人们在水车车基上放置鱼肉、香烛等物品，还会准备一杯白水。祭拜时，将白水泼入田中，祈愿水源涌旺。



## 芒种

芒种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，也是一年中农事最繁忙的时节。“芒”指麦类作物的收获，“种”指谷黍类作物的播种。田间地头，农民一边辛勤耕耘，一边分享丰收的喜悦。今年的芒种是6月5日(农历四月二十九)。芒种时节，民间有“安苗”、饯花神、打泥巴仗等习俗。

## 芒种“安苗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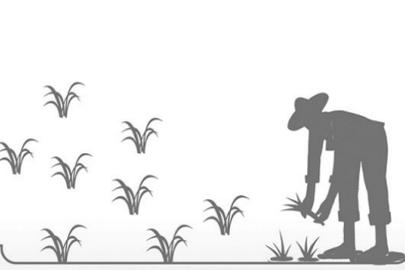
“安苗”是皖南的农事习俗，始于明初。每到芒种时节，种完水稻，为祈求秋天有个好收成，各地都要举行安苗祭祀活动。家家户户用新麦面蒸安苗包，把面捏成五谷六畜、瓜果蔬菜等形状，并用蔬菜汁染色，作为祭祀供品，祈求风调雨顺，人寿年丰。

## 饯花神

芒种时节，百花开始凋零。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，饯送花神归位，盼望来年再次相会。《红楼梦》第二十七回：“凡交芒种节的这日，都要设摆各色礼物祭饯花神。言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了，众花皆卸，花神退位，须要饯行。然闻中更兴这件风俗，所以大观园中之人都早起来了。那些女孩子们，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，或用绫锦纱罗叠成干旄旌幢的，都用彩线系了。每一棵树，每一枝花上都系了这些事物。满园里绣带飘飘，花枝招展；更兼这些人打扮的桃羞杏让，燕妒莺惭，一时也道不尽。”

## 打泥巴仗

贵州黎平一带的侗族青年男女，每年芒种前后都要“打泥巴仗”。当天，新婚夫妇由要好的男女青年陪同，集体插秧，边插秧边打闹，互扔泥巴。活动结束后，身上泥巴最多的，就是最受欢迎的人。干完活，也玩累了，大家还会一起到河边溪旁，边清洗边打水仗。



## 小满小满 不急不缓

□ 李滨

江南初夏，梅子青黄，樱桃艳红。到了小满的节气，天地澄和，绿意绵延。嘴里不由得念叨着小满、小满这两个字，始终觉得这是二十四节气里最平实的一个名字，带着浅浅的温润和欢喜，如同邻家女孩一般，让我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，轻松自如，或长或短地唤着。

小满是二十四节气里的第八个节气，也是立夏过后的下一个节气。喜欢小满，不仅是因为它的名字，更是因为渐渐进入夏天的那一份明媚。一树一叶，翠色欲滴，透着丰盈和润泽。此时，地气尚未完全进入夏季，夏天欲来未至。瓦背上的野草与老树皮上的新绿，被雨水浸润得染了色。院子里的枇杷树，灿灿地黄着。杨梅树上的杨梅正由青涩转为红紫，桑葚紫得透亮透亮。街边的水果摊上，瓜果琳琅满目，红的、黄的、白的、绿的……馋得人直流口水。对于一个喜欢小满节气的人，这四处飘香的果实，意味着一场全新的味觉盛宴在舌尖荡漾。

一个人走在巷子里，阳光明晃晃的。巷子口的阿婆在自家门前支起小方桌，桌上青草糊清凉凉的气息在巷子里流转、飘荡。喜欢挨着老房走在屋檐下，人的影子时短时长，皮影戏一样特别有趣。石板巷子凹凸有型，往深处看，小巷悠长悠长的。这些宽窄相通的巷子，有着江南小镇特有的韵味。绣球花浮荡在篱笆墙下，蓝紫色的花朵，叶片云染一样层层翻卷着。墙内的栀子花含苞待放，美得优雅。酒饮微醺，花看半开。忽而明白半阴半晴时的风情，也体味到“物至于此，小得盈满”的含义，所有一切都刚刚好。

小满也落雨，落在窗前落在檐下也落在绿意盎然的稻田里，雨雾茫茫一片。有农人簪帽、蓑衣在水田里插秧，脚边的秧苗绿油油的一大片，空中的白鹭轻巧地掠过漠漠水田。想起明人吴与弼的“风雨潇潇小满天，四山蓑笠事新田”，就像一幅淡雅的水墨画，若隐若现。

在我的家乡台州，人们特别注重传统佳节的仪式感，尤其是二十四节气。他们把每个节气当成一个节点，不仅过得有声有色，还有滋有味。春分用桃花酿酒、春水煎茶，立夏吃食饼筒、茶叶蛋，秋分酿桂花酒、吃桂花糕，冬至滚福圆、包糯米圆……这些美食跟节气完美融合，让人大为惊艳。台州作家王寒还出了一本关于二十四节气的散文集《大地的耳语：江南二十四节气》，也有二十四节气的黑白木刻作品，这是台州人对节气的厚爱 and 热情。

小满虽不如其他节气热闹，却是丰盈和富足的。“小满食苦，一夏不苦。”临近小满，挖蒲公英、吃烧仙草、炒莴笋、喝丝瓜汤就成了我们家乡的特色。走在街巷间，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飘荡着野菜的味道，食物的烟火味成为小满节气的一个亮点。

听说在海宁一带，还会以村为单位举行古老的“抢水”仪式。因为到了小满，江南地区的农田需要蓄满水。这一天清晨，在一片欢乐声中，村民代表踏上事先装好的水车，把河水引灌入田。这样的场景，在小满节气，更多的是一种传承。

节气是农耕时代的文化密码，如今农耕时代虽然过去了，但节气并没有过时。它会沿着岁月的年轮，不急不缓，一路放歌。

## 芒种芒种 连收带种

□ 徐晓军

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”芒种时，农家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时节。芒种一到，夏熟作物要收割，夏播秋熟作物要播种、移栽，春播的庄稼要管理，农家由此进入“夏收、夏种、夏管”的三夏大忙季。此时，农人起早摸黑，像陀螺一般在自己的田地里劳作忙碌。因为忙，民间也称芒种为“忙种”，农谚有云：“芒种芒种，连收带种。”

收割、采摘、播种，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，对农人来说，芒种节气都涨满了对生活的热望。一年中最早的收获季马上到来了。在北国，麦地里麦香醉人。在江南水乡，一望无际的早稻如一条厚实的毯子慢慢由绿变黄，丰收的喜悦在蛙声一片中弥漫。时光在雨水的氤氲里慢慢伸展，星罗棋布的水田里，早稻已熟，一垄垄的金灿灿的。山际的土丘上，瓜果散发出清香。而那一一片片春播的作物，因了充沛的阳光和雨水，正贪婪地生长。蝉也开始鸣唱了，“知了知了”的声音，填满乡间的每一个角落。

芒种时节，四野活力升腾。连那些体弱的人、怠惰的人，也在盛夏即将到来、大地孕育新生的气势中觉醒。人们分享收获的喜悦，盘算着收成后的分配计划。怎么开销，添置什么，要还谁家的人情，那些生活的零碎和细节在心头奔腾跳跃，如暖阳，燃起火样的热情。

芒种来，农事忙。乡村处处是农忙的景象。记得小时候，每到芒种时节，老家不远处海塘线上那一长列木麻黄树便愈发高大，一如乡民们坚忍的身影，不分晨昏，在田间地头摹画生活的线谱。父母成天泡在田地里，与时光争胜，翻耕、拔草、施肥，又为收割早稻准备好各样农具：镰刀、稻架、打稻机、晒席、风车……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大有阵前将军挥斥方遒、指点江山的气度，等时机一到，就可大举向广袤的田野挺进，开镰、收割，绝不辜负大自然的慷慨馈赠。

要说时机，多选在学校放农忙假之际。乡村学校紧挨田地，离农家最近，最接地气，开门就是成片的庄稼。对于孩童来说，放农忙假也是开心的日子。尽管要参与家

里割稻、担稻、打稻、晒谷等各个环节，有做不完的事，但还有大把的时间可自由挥洒。老师们也多是土生土长的农家人，家里有田地，这时节也要放下教鞭，变回地道的种田汉。

假期里，最期待的是在田间劳作时家人送来的“接力”，即介于两顿正餐之间的佐餐。那“接力”一般在下午三四点钟送来，正是体力乏力渴的时候，吃了可以补充体力。“接力”多为汤糕、炒面或其他点心，佐料多，味道好，实是美味佳肴。家境好点的，还会配有汽水、啤酒等饮料。送“接力”的，多是留守家里的主妇，或者中途专门回去煮食的。她们是为犒劳田地里辛苦劳作的丈夫，而我们小孩子，更乐得分一杯羹。

芒种是种与收相交的一个时间节点。民谚说：“芒种不种，再种无用。”所以，在江南，等收获完早稻，农人又得忙着种晚稻了。“时雨及芒种，四野皆插秧。”说的就是这个景象。从夏收立马转为夏播，收获的是快乐，播种的是希望。我们也紧随着大人即刻转换频道，耕田、拔秧、插秧，一个不落下。耕田时，大人牵着牛，牛拉着犁，我们跟在后面，在犁翻出的泥块里捉泥鳅黄鳝，或带一群家养的小鸭子，任它们跟在后面“啄啄啄”吃食。拔秧相对枯燥一些，坐在一个独脚的凳子上，戴一顶硕大的箬笠，把秧苗一丛丛连根拔起，用稻草绳一捆捆系好。而插秧却是一门倒退的艺术，人要倒着走，边走边插，像书家的笔尖落在宣纸上，须不偏不倚才好。

现在，农村的学校早已取消了农忙假，耕作方式也越来越多地借助于机械，不再像以前那么辛苦。即便生在农村的孩子，也少有和农家人一起在田地里摸爬滚打的乐趣了。这些年，父亲和母亲仍然守着家里的那几分稻田。“稻子收割好了吗？要我帮忙吗？”每到芒种时节，每当我想起老家那块稻田时，我就打电话过去。父母在那头说：“稻子已割了，谷也晒好了，你不用来，就安心工作吧。”每每此际，想到父母古稀之年仍这般辛苦，我多少有些无颜以对，而儿时芒种合家劳作、满满欢愉的场景又历历在目，难以忘怀。